桯史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裕陵聖瑞

裕陵年十三，居於濮邸。一日正晝憩便寢，英祖忽顧問何在，左右褰帳，方見偃臥，有紫氣自鼻中出，盤旋如香篆，大駭，亟以聞。英祖笑曰：「勿視也。」後三年，亦以在寢寤驚，欽聖請其故，曰：「方熟寐，忽覺身在雲表，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，是以呼耳！」既而果登大寶，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，詔録聖瑞之詳，付宗正寺。

狀元雙筆

内黃傅珏者，以財雄大名。父世隆，決科爲二千石。珏不力於學，弁鶻碌碌下僚，獨能知人。嘗坐都市，閱公卿車騎之過者，言它日位所至，無毫髮差。初不能相術，每曰：「予自得於心，亦不能解也。」嘗寓北海，王沂公曾始就鄉舉，珏偶俟其姻於棘圍之外[1]，遇之，明日，以雙筆要而遺之，曰：「公必冠多士，位宰相，它日無相忘。」聞者皆笑。珏不爲怍，遂定交，傾貲以助其用，沂公賴之。既而如言，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，終身不少替。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，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。珏死明道間，官止右班殿直，監博州酒。其孫獻簡堯俞，元祐中爲中書侍郎，自誌其墓，余舊嘗見前輩所記，與誌微不同。

堯舜二字

歐陽文忠知貢舉，省闈故事，士子有疑，許上請。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，將明告之，以崇雅黜浮，期以丕變文格，蓋至日昃，猶有喋喋弗去者，過晡稍閱矣。方與諸公酌酒賦詩，士又有扣簾，梅聖俞怒曰：「瀆則不告，當勿對。」文忠不可，竟出應，鵠袍環立觀所問。士忽前曰：「諸生欲用堯舜字，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，惟先生幸教之。」觀者閧然笑。文忠不動色，徐曰：「似此疑事誠恐其誤，但不必用可也。」內外又一笑。它日每爲學者言，必蹙頞及之，一時傳以爲雅謔。余按東齋記事，指爲楊文公，而徒問其爲幾時人，歲遠傳疑，未知孰是。然是舉也，實得東坡先生，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塲刷恥矣，彼士何嗤。

正隆南寇

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，逆亮御武德殿，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，刑部尚書胡勵，翰林直學士蕭廉，賜坐而語之曰：「朕自卽位，視閱章奏，治宮中事，常至丙夜，始御內寢。疇昔之夜，方就榻，恍惚如親覿有二靑衣，持幢節自天降，授朕以幅紙若牒，謂上帝有宣命。朕再拜受，遂佩弓矢，具鎏鎧，將從之前。而朕常所御小騅號『小將軍』者，儻已鞚勒待墀下[2]，靑衣揖就騎。旣行，但覺雲霧勃鬱，起馬蹄間，下如海濤洶湧。方覺心悸，望一門正開，金碧煜耀，靑衣指之曰：『天門也。』朕隨入焉。又里許，至鈞天之宮，嚴邃宏麗，光明奪目。朕意欲馳，二金甲人謂朕曰『此非人間，可下馬步入。』及殿下，垂簾若有所待。須臾，有朱衣出，贊拜，髣髴聞上語，如嬰兒，使靑衣傳宣畀朕曰：『天策上將，令征某國。』朕伏而謝。出復就馬，見兵如鬼者，左右前後，杳無邊際。發一矢射之，萬鬼齊喏，聲如震雷，驚而寤，喏猶不絶於耳。朕立遣內侍至廄，視小將軍，喘汗雨浹，取箭箙數之，亦亡其一矣。昭應如此，豈天假手於我，令混江南之車書乎？方與卿等圖之，謹無泄。」衆皆稱賀，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。明年夏五月，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、宣徽使敬嗣暉、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，問曰：「朕欲遷都於汴，遂以伐宋，使海內一統，卿意如何？」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，亮大悅。永固卻立楹間，亮顧見之，問之，故徐進曰：「臣有愚慮，請殫一得。本朝自海上造邦，民未見德，而黷兵是聞，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。故雖如梁王之武毅，猶以和爲長策。今宋室偏安，天命未改，金繒締好，歲事無闕，遽欲出無名之師，以事遠征，臣竊以爲未便。兼中都始成，未及數載，帑藏虛乏，丁莊疲瘁，營汴而居，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，以繕爭戰丘墟之地，尤爲非宜。臣事陛下，不敢不以正對。」因伏地請

死。亮以問暉、汝嘉，暉是通，汝嘉是永固。亮大怒，拂袖起，傳宣二臣殿側聽旨，繼而召翰林待制棊戩講漢史[3]，戩及陸賈新語事，亮怒稍霽，乃赦之。明日，通爲右丞，暉爲參知政事[4]，永固遂請老。又明年，左丞相張浩及暉，與叛臣孔彦舟、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[5]。帝貔之禍實昉此。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，卻我使人徐喜等，歸而微諫，竟不免戮。余讀張棣正隆事跡，博考它記，而得其顛末。熊克中興小歷，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，蓋誤以薰風之事，合於武德云。梁王者，大酋兀朮之封，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。按紹興辛巳，髙景山來求淮漢地，指初畫疆事，亦以爲梁王，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。

鼈渡橋

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，既卻逆亮於采石，還至金陵，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，留鑰，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、洪檢詳邁在焉，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。天風欲雪，因留卯飲，酒方行，流星警報沓至，蓋亮已懲前衄，將改圖瓜洲。坐上皆恐，謂其必致怨於我也。時劉武忠錡屯京口，病且亟，度未必可倚，議遣幕府合謀支敵。衆以雍公新立功，咸屬目，葉四顧久之，酌巵醪以前曰：「馮洪二君雖參帷幄，實未履行陣，舍人威名方新，士卒想望，勉爲國家，卒此勳業，義問與有賴焉。」雍公受巵起立曰：「某去則不妨，然記得一小話，敢爲都督誦之。昔有人得一鼈，欲烹而食之，不忍當殺生之名，乃熾火使釜水百沸，橫篠爲橋，與鼈約曰：『能渡此則活汝。』鼈知主人以計取之，勉力爬沙，僅能一渡。主人曰：『汝能渡橋甚善，更爲渡一遭，我欲觀之。』僕之此行，無乃類是乎！」席上皆笑。已而雍公竟如鎮江，亮不克渡而弒，自此簡上知，馴致魁柄。鼈渡，本諺語，以爲蟹，其義則同。

燕山先見

宣和將伐燕，用其降人馬植之謀，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眞，約盡取遼地而分之，子女玉帛歸女眞，土地歸我。議既定矣，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，昌言開邊之非策，論事亹亹，王黼惡之。及童貫、蔡攸以宣威建臺，遂使之參謀，意欲混以同浴[6]，且窒其口。時有旨，兵興避事[7]，皆從軍法。肅愍不得免，乃上書極諫曰：「臣伏睹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，紹祖宗之詒謀，將舉仁義之師，復燕雲之故境，不以臣愚不肖，使參預機密。臣被命之初，意謂朝廷未有定議，欲命臣經度，相視其事。及至河北諸路，見朝廷命將帥，調兵旅，厲器械，轉移錢糧，已有擇日定舉之説。臣既與軍政，苟有所見，豈敢隱嘿，輒具利害，仰干淵聽。臣聞用兵之策，必先計強弱虛實，知彼知己，以圖萬全。今論財

用之多寡，指宣撫司所置，便爲財用有餘，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，廩食不繼，則略而不問。論士卒之強弱，視宣撫司所駐，便言兵甲精銳，若沿邊諸郡，士不練習，武備刓缺，則置而不講。夫邊圉無應敵之具，軍府無數日之糧，雖孫吳復生，亦未可舉師，是在我者，未有萬全之策也。用兵之道，禦攻者易，攻人者難；守城者易，攻城者難；守者在內，而攻者在外，在內爲主而常逸，在外爲客而常勞，逸者必安，勞者必危。今宣撫司兵，約有六萬，邊鄙可用，不過數千。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，智略輻湊，素得士心，國主委任，信而不疑。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，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絶吾糧道，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，我之糧道不繼，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，堅城自守，則我亦危殆矣。是在彼者，未有必勝之兆也，夫在我無萬全之策，在彼亦未可必勝，茲事一舉，乃安危存亡之所繫，豈可輕議乎？且中國與契丹講和，今踰百年，間有貪惏，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；間有傲慢，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。自女眞侵削以來，向慕本朝，一切恭順。今捨恭順之契丹，不封殖拯救[8]，爲我藩籬；而遠踰海外，引強悍之女眞以爲鄰國，彼既籍百勝之勢，虛喝驕矜，不可以禮義服也，不可以言説諭也。視中國與契丹，拏兵不止，鏖戰不解，勝負未決，強弱未分，持卞莊兩鬬之説，引兵踰古北口，撫有悖桀之衆，繫累契丹君臣，雄據朔漠，貪心不止，越逸疆圉，憑陵中夏。以百年怠墮之兵，而當新鋭難敵之虜；能寡謀持重、久安閑逸之將，而角逐於血肉之林，巧拙異謀，勇怯異勢，臣恐中國之邊患，未有寧息之期也。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産，與寒士爲隣，欲肆并吞，以廣其居，乃引強盜而謀曰：『彼之所處，汝居其半，彼之所畜，汝取其全。』強盜從之。寒士既亡，雖有萬金之富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，欲一夕高枕安臥，其可得乎！愚見竊以爲確喻。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，念鄰域百年之盟好，下臣此章，使百寮廷議。儻臣言可采，乞降詔旨，罷將帥還朝，無滋邊隙，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，永覩昇平，天下幸甚，冒昧盡言，不任戰慄。」書下三省，黼讀之，大怒，捃以他事，除集英殿修撰，督戰益急，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。遼又有降將曰郭藥師，統其卒曰「常勝軍」，怙寵負衆，漸桀驁不可馴。肅湣憂之，力言於朝，請以恩禮，留之京師，盡使挈致家屬，居於賜第，緩急有用，只以單騎遣行，事畢卽歸，以杜後患，亦弗聽。既而金人寒盟，藥師首叛，粘罕遂犯太原。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，徽祖見之，嘆曰：「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，是以有此。」是日，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己，大革弊政，其略曰：「百姓怨懟而朕不知，上天震怒而朕不悟。」令下，人心大悦。議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。植之歸，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，後賜國姓，靖康初伏誅。藥師仕金，至安邦鎮國功臣，其子孫顯。

鐲毒圓

髙皇毓聖中原，得西北之正氣，夙賦充實，自少至耄，未嘗用温劑。每小不怡，輒進蠲毒圓數百，一以芫花、大黃、大戟爲主，侍醫縮頸，而上服之自如。有王涇者，以伎進，侈言勇往，居之不怍，間奉圭匕，先意持論，自詭無傷。孝宗素危之，屢詰責，要以禍福，弗之顧。淳熙丁未，聖壽踰八齡矣。一日，進餌飩，覺胸膈欻壅，涇猶主前藥，旣投而不支，遂以大漸。孝宗震怒，立詔誅之。慈福要上苦諫，薄不獲已，減死黥流，杖脊朝天門。中使蒞焉，方覬其速斃，涇貨五伯下其手，卒得活。初，巨醫王繼先幸紹興，始用是，取驗。孝宗在朱邸，扈蹕視師至建康，舘秦檜故第。史文惠爲講官，實從行，燕之正堂，而命莊文醴、曾龍于後圃。孝宗樂，飲以碼磁觥，釂者十二，因遊于圃，二臣復各獻一巵。後三日，屬疾，髙皇賜藥，使内侍視之服。文惠聞之，疑其爲蠲毒，亟袖人參圓入，問而信，遂竊易之，僅瘉。是日微文惠，幾殆。髙皇蓋主此，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。涇祖繼先之緒餘，株守不變，是以敗云。

憲聖護醫

憲聖后在慈福，慶元丁巳，朝廷方卜郊，而后不豫，始猶自彊起，曰：「上始郊，不可以吾故溷齋思。」敕左右勿奏。十一月乙巳，還御端門，肆眚竣事，趣駕至宮，而大漸矣。先是旬日忽寢疾，侍醫進藥，輒卻之。咸請其故，喟然曰：「吾壽八帙，而以醫累人耶？」意懲王涇之得罪也。故廟諡之議曰：「卻藥輟進，務全護醫。」蓋紀實云。京魏公鏜時當軸，嘗親爲客言。慈聖所謂只此日去，免煩他百官，其達死生之變，眞若出一揆也。

魯公拜後

慶元間，有宿儒，以文名入鼇掖爲承旨，朝議謂且大用。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葎，先鈐吳門兵時，出妾方娠，鬻當湖巨室魯氏，得男焉，葎也。旣貴，無他子，遂以重幣請於魯而歸之。始至，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，偶不詳知，遂於廷綸中，用魯公拜後事，意蓋指忠獻耳。有欲進者忌之，摘其語，謂含譏刺。平原讀之，見其姓之偶符，大怒，不踰月，遂去國，終其身不復用。當其下筆時，初不自覺轉喉之觸。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，當於此乎占之。

金陵無名詩[9]

熙寧七年四月，王荊公罷相，鎮金陵。是秋，江左大蝗，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，曰：「

青苗免役兩妨農，天下嗷嗷怨相公。惟有蝗蟲感恩德，又隨鈞旆過江東。」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，覽之不悅，命左右物色，竟莫知其爲何人也。

萬歲山瑞禽

艮嶽初建，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。既宏麗矣，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，不能盡馴。有市人薛翁，素以豢擾爲優塲戲，請於童貫，願役其間，許之。乃日集輿衛，鳴蹕張黃屋以遊，至則以巨柈貯肉炙梁米，翁效禽鳴，以致其類，既乃飽飫翔泳，聽其去來。月餘而囿者四集，不假鳴而致，益狎玩，立鞭扇間，不復畏。遂自命局曰「來儀」，所招四方籠畜者，置官司以總之。一日，徽祖幸是山，聞清道聲，望而羣翔者數萬焉。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，曰：「萬歲山瑞禽迎駕。」上顧罔測，大喜，命以官，賚予加厚。靖康圍城之際，有詔許捕，馴籋者皆不去，民徒手得之，以充飧云。

王涇庸醫

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，余間見焉。因及五行之理，相與縱譚，有客在坐，偶曰：「黯醫王涇者，昨鞭背都市，流遠方。及平原用事，始得歸，稍敘故秩，自言元不曾受杖，嘗袒而示某以背，完瑩無疵，初不解其如何也。後見他醫，言杖皆有瘢，惟噬膚之初，傅以金箔，則瘢立消，意金木之性相制耳。」忠惠笑曰：「昔人有以胝足之藥售於市者，輒揭扁於門曰：『供御』。或笑其不根，聞於上，召而罪之。既而宥其愚，及出，乃復增四字曰：『曾經宣喚』。今此方無乃其比耶！子將誰售。」客亦笑不敢應。時忠惠未識涇也。其二年，余在里下，聞忠惠不起，爲位以哭，及都人來，迺云：「涇實用蠲毒瀉足疾，以致大故。朝廷知之，再命追涇所復官，免杖流永興。」余因憶在京華時，傅著作行簡、姚胄丞師皐皆甘涇餌，目擊其殞。著作未啓手足，猶進一刀圭，不脫口而逝。余一日隨班景靈，見胄丞殿門下，云痰癖新瘉，因相勞苦。則曰：「王御醫實生我，癖去矣，痰下者數斗，今顧疲薾，他則無恙。」余聞而私憂之，謂未必能勝，未旬，果卒。嗟夫！醫之害如此哉，追思疇昔之言，爲之流涕，並志顛末以悼其庸。

黑虎王醫師

余稚年入閩過福，聞有黑虎王醫師者，富甲一郡，問之，則繼先之別名也。繼先世業醫，其大父居京師，以黑虎丹自名，因號「黑虎王家」。及繼先幸於高宗，積官留後，通國稱爲醫師，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。初，秦檜擅權而未張，頗賂上左右以固寵，繼先實表

裏之。當其盛時，勢焰與檜挈，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。諸大帥率相與父事，王勝在偏校，因韓蘄王以求見，首願爲養子，遂帥金陵軍。聞者爭效，不以爲怪。檜欲貴其媚族，不自言，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；繼先亦乘間爲檜請，諸子至列延閣，金紫盈門。掩顧賕謝，攘市便腴，抑民子女爲妾侍，罪不可勝紀，而衣憑城社，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。紹興辛已六月，蜀人杜莘老爲南牀，擬擊之而未發。會邊釁啓，繼先首輦重寶爲南遁計，都城爲之騷然。上聞之不樂。劉武忠錡帥京口，請以先發制人之策，決用兵。上意猶隱忍不決，亶欲以兵應。繼先素怯，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，因間言於上曰：「邊鄙本無事，蓋新進用主兵官，好作弗靖，欲邀功耳。各斬一二人，和可復固。」上不答，徐謂侍貂曰：「是欲我斬劉錡耶？」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，頗浸潤及之矣。逆亮索我大臣，廷遣徐嘉、張掄往聘，亮以非指，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，更令遣所索。奏至，上適在劉婕妤閣，當饋輟食，婕妤怪之，問諸侍貂而得其繇，進説寬譬，頗與繼先之言符，上大驚，問曰：「汝安得此？」婕妤不能隱，具以所聞對。遂益怒。丁未，詔婕妤歸別第。莘老遂上疏，列其十罪。初進讀，玉色猶怫然，莘老扣榻曰：「臣以執法事陛下，不能去一醫，死不敢退。」猶未許，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，恐謗議叢起，臣且不忍聽。上始變色首肯，罷朝，使宣旨曰：「朕以顯仁餌汝藥，故假爾寵，今言者如此，當不復有面目見朕，期三日有施行，其自圖之。」辛亥，遂詔繼先居於福，子孫勒停，都城田宅皆沒官，奴婢之強獷者從便。令下，中外大悅。繼先以先事聞詔，多藏遠徙，故雖籍不害其富也。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，猶號巨室，一傳而子弟蕩析，至不能家。或者謂其致不以其道，宜於厚亡。趙牲之作中興遺史，載繼先始末極詳，參以所聞，而著其事。

校勘記

↑ 棘圍：嘉靖本「圍」作「闈」。

↑ 空勒：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「空」皆作「鞚」。

↑ 翰林待制綦戩：畢秋帆續資治通鑑．卷一百三十二載正隆南寇事，作「翰林應奉文字綦戩」。

↑ 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：金史．海陵本紀正隆三年七月：「左宣徽使敬嗣暉、戶部尚書李通爲參知政事。」

↑ 內侍梁漢臣：金史、續資治通鑑．卷一百三十二皆作「梁琉」。金史．宦者列傳．梁琉傳：「梁琉，本大臭家奴，隨元妃入宮，以閹豎事海陵。琉性便佞，善迎合，特見寵信……及營建南京宮室，海陵數數使琉往視工役。是時，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，琉或言其未善，卽盡撤去。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，與之均禮。」

↑ 溷以同浴：四庫本「浴」作「俗」，疑是。

↑ 兵興避事：底本「兵興」原作「乏興」，今據四庫本校改。

↑ 不封殖拯救：底本原作「不封植拯救」。按本條後文記徽宗所言：「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」，與本句文字同；且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「植」皆作「殖」，因據改。

↑ 金陵無名詩：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於題下有陳文東批點：「或傳是劉貢父題其行李中枕屏。」